

固守与传承

——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沉思

张恩岭



有关张伯驹先生的书籍、文章很多,但大都以“玩主”、“名士”、“大藏家”、“国宝”命之。这些书的描写,与张伯驹的真实形象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政治化、理想化和想象化的成分太多。在他们的笔下,张伯驹不是生活中的凡人,他的话更像剧本台词。我想这些作者大概是以“传奇”为文体,“传奇”当然需要趣味。

但我认为,不能为“传奇”、趣味失去真实,我们更需要一个严谨的、朴实的、本色的张伯驹。

不能否认张伯驹的传奇一生,我所不取的只是凭合理想象而虚拟的“传奇”。例如“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是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意外发现了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待周恩来办理的结果。”其实,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的曲折经过与毛泽东临时参加陈毅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加工,就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博大地唯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

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切和果断等等事实,一下子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传奇”。

因而,还是还历史的真相为好,否则,严肃的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了。一个人物的价值依赖于他的真实性,如果虚构,即使出于善意,仍然分文不值。

那么,张伯驹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呢?从根本上说,张伯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先进人物。他是一个固守传统,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坎坷的遭遇。就以张伯驹捐献其珍藏的8件文物珍品一事而言,反右斗争前,有人赞扬他是真积极;反右斗争中,又有人批判他是假积极。其实,这些都不对。“故予所收藏不必终于身,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而这一抉择远比毫不犹豫、痛痛快快的行为要深沉要伟大得多!“积极”、“先进”一类词汇都是对张伯驹的误读。先进文化需要创

造,传统文化需要固守与传承。

张伯驹就是一个固守与传承的文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将传承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文物收藏大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伟大收藏家的历史成就;而他所固守与发展的京剧艺术与理论,则成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宝贵遗产。但是,张伯驹一生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他自己看来,最值得欣慰的还是其词作,他曾郑重地说过:“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张伯驹的词作,充分显示出他那令人惊叹的天才,而形成我国近现代词坛上词人之词的绝唱和高峰。在他的词作里,我们明显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宋词艺术的神韵与华美。遗憾的是,张伯驹的词名为其收藏大业所掩埋,这也是时风使然。

至于张伯驹的性格与人品,博雅通脱,本色散淡,仗义感言,独立意志,综合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所以,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例如,被划为全国大右派的

文化名人

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去世后,他并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畏惧,安然前往吊唁。他是为着章伯钧“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而动,是个大丈夫”而去的。不久,陈毅元帅去世了,他又撰写挽联寄托哀思,是为陈毅“功在国家,尚且被辱”而悲愤的。显然,张伯驹在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人。他坚忍于中国文人的良知与操守,固守着做人的原则。

张伯驹这颗璀璨的文化巨星陨落了。他是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是我们相信,悲剧不会重演,正是有了张伯驹们的固守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才会指日可待!

(张伯驹(1898-1982),周口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家。”)

张爱萍悲歌黄泛区

翟国胜

1938年11月上旬,张爱萍将军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鹿邑县做魏凤楼部的统战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鹿邑县工作委员会。他在鹿邑主办起抗日干部训练班,并担任抗日游击总队参谋长兼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39年1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大举西进,威逼郑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采用“以水代兵”的策略,掘开黄河大堤,黄河水淹没河南、安徽、江苏44个县市,丧命者近90万人,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造成54000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

张爱萍目睹黄泛区的惨状,于1938年9月以五言古风的形式写下了《黄泛行经西华到鹿邑》:

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泻。

寇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
遍地若汪洋,水天难分界。
村舍断残垣,良田俱湮灭。
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
屋顶哀家犬,树梢鸣鸟血。
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绝。
敌后黄泛行,扁舟破明月。
悲歌哀生民,抗日志如铁。
收复我河山,直捣敌巢穴。

全诗共100个字,以白描手法描述了“花园口事件”后黄泛区的悲惨景象,抒发了同情与悲愤之情,表达了坚决抗日、收复河山的坚定决心。

非常岁月

流逝的武术

燕昭

我没有系统学过武术套路,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受过武术教诲,按家乡习武人士的老话说,我仅学了“小手”。现在理解,“小手”就是用于格斗的单项技巧,很实用,但不成系统,登不了大台面,所以以“小”称之。

教我的师傅姓赵,我不知道他的名讳,仅以“赵”称之。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在沙河边上活动身体,用的无非是体育老师教授的一些基本动作,如活动韧带、原地起跳、双臂大回环等。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如何和我搭讪上的,我们开始讨论锻炼身体和武术的事情。我小时候很腼腆,与生人几乎不会主动交谈,而且当时我和师傅相差有50多岁,但我们竟然聊得很投机。其实我早就对师傅心向往之。每天早晨,师傅喜欢在河堤上遛弯,从他的无意动作看出,他确实具有很深厚的武术功底。当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但腰板笔直,动作彪悍,瘦削的身材动起来给人“凉飕飕”的感觉。有时兴起,打起飞脚潇洒自如,旁观的人赞叹不已。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属于瘦小一族,总是受欺负,所以我对学习武术保护自己还是很有积极性的。从那天之后,我们只要在河堤上碰面,师傅都要给我讲一些防护、进攻的技巧,但师傅从不教我套路,如我们当地很流行的长拳、六合拳等。师傅教导我要先练体力,包括腿力、臂力、手力,比如推“双把”以增强体力,练“踢空”以提高腿部、脚部的打击能力,“坐桩冲拳”以提高臂部攻击力,每天“抓空”增强手部的劲道等等。他告诉我,如能坚持三年,虽不是高手,但防身健体足有余。我很有兴致,冬天下大雪,还在河堤上动作不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师傅试了我的身手后,开始教我“小手”。我记得主要的有益肘、缠腕、双把、坐打、踢打等。

学校里当时有一名同学,据说其家族很有势力,所以总是欺负弱小的同学。那天我和他在篮球场发生了争执,最后动起手来。我用单手打中他的肋骨,然后趁其胆怯,一个“双把”将其推了一个趔趄。他

高喊:“等着吧,我去叫我大哥!”慌慌张张地跑了。第二天,我在河堤上把打斗的过程讲给师傅听,他问我,假如对方比我高,还敢打吗?我当时承认,可能不敢。师傅点了点头,开始教我一个新的动作:头部打人。并告诉我,对付比自己高的人,特别是对方从后面将自己紧紧抱住时,这一招很有用。师傅早年应当是很有名气的武者,因为我们班同学听说我随他习武后,都羡慕得眼睛要上火。当时,由于“革命意识”流行于全国,是一个非常崇武的时期,我也因为向师傅学习了一些武术的皮毛,而改变了在班里的地位。以前经常欺负我的一位胖胖的同学,也因此对我敬而远之。

师傅住在一小条小巷中部,小巷连接新街和老街,是老周口的代表街区。小巷红色石板铺就,很窄,一个人伸开手臂几乎可以把小巷堵严。当时没有路灯,两边的房子面向小巷都没有窗户,而且房子都是那种高高的青砖灰瓦,戒备森严。在我眼中,师傅像小巷一样十分神秘,比如都知道他是鞋匠,但很少见他在街头出摊。说起他的来历,竟然都不甚了了。

后来,我去乡下姥姥家“锻炼”。那時候电话等等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和师傅也就断了联系。姥姥家是“富农成分”,在非常年代,我也无意中会受到欺负。但我的反击更狠,对方往往在疼痛之后才猛然想起:你咋会这样打啊!到了这时,我就会想起师傅:他那高高瘦瘦的身材,背着手盯住我的眼神,一步一步很警觉的防护示范。令人十分痛心的是,两年之后,等我再回到家乡时,师傅已经过世了。

师傅过世很突然,早晨还在河堤上遛弯,晚上就去了,没有任何先兆,而他的身体原是那般的健壮。师傅身后很冷清,走了也就走了,很少有人再谈起他。此后我从小巷深处他家门前经过,总喜欢使劲往里看,真希望他会甩着两臂猛然推掌,然后“嗨”的一声,很满意的晃晃身子。

不是名人,不算名家,也没有什么惊世神功,师傅很平常很平常。但师傅的武术充满个性,维护弱者,给人自信。我想:这才是武术的真谛。

老城故事

“槐爷”的前世今生

何建华

出西华县城朝西南方向,行约30华里,是该县西夏亭镇政府所在地。这里是西(华)漯(河)公路的咽喉,是《诗经》中曾描述过的朱邑。就是在这“咽喉”之地,曾生长过一棵奇特的古槐树。

据后朱村70岁的村民朱成银介绍,他家过去紧邻公路北侧,古槐树就长在自家的院子里。他回忆,这棵树不知有几百岁,爷爷记事时它就没有了树干,全靠一身老树皮支撑着,树围两个人难以合抱。而且树皮洞开,像敞开着裂的和尚,向南倾斜半靠半躺。每年从春至秋,枝繁叶茂,清香四溢,泽被世代,被当地人称作“槐爷”。但关于它的身世,只有传说,没有记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漯公路改扩取直,朝北滚路,“槐爷”的去留掀起过不小的波澜。施工方主张伐掉此树,因为“槐爷”碍眼碍事,保护起来既影响施工,又妨碍人车通行。而对“槐爷”感情深厚的当地居民,却不依不饶,拼命死保。推土司机也顾虑重重,不敢对“槐爷”下手。后来百姓取胜,“槐爷”安卧当路。好心人自发为其修保护墙、打斜撑、防倒毁。“槐爷”在影响美观不利通行的异议中,默默无闻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每逢初一、十五或重要节日,依然自然地接受着香客的朝拜。西夏亭一带的百姓,也觉得“槐爷”和自己的幸福安宁一脉相承了。

树,也有旦夕祸福!200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辆大型油罐车自西向东疾驰。不知司机醉驾还是打盹,驾车朝树

直撞,仅靠一身老皮维持生命的“槐爷”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槐爷”去了。庆幸的是司机生命无恙,后来他多次带着家人,抬着祭品,祭拜“槐爷”的庇护。大概是苍天不让“槐爷”绝后吧。2009年春天,“槐爷”生活的旧址上,相继发出了三棵新芽。当地百姓奔走相告,喜出望外,像呵护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善待新苗,施肥浇水,清理杂草,一场轰轰烈烈的护苗运动全面展开。镇直单位、各行各业、广大村民及西夏籍在外人士,捐款近4万元,修建了长10米、宽4米、高1.5米的透空式椭圆形围栏,盖起了新颖精巧的六角西夏亭,亭子内的彩绘记述了“槐爷”的传奇故事;围栏中立下两通石碑,一通为西夏颂,明示西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通为功德颂,记载着“槐爷”保护者的姓名和贡献。为了满足当地村民的敬拜之情,在围栏的南侧腰间留出了香火池,赤心人还可以顶礼膜拜。

淳朴善良的西夏人,凭着一股怀旧的心态,或者较为粗浅的生态意识在从事着环境保护事业,他们的行为也许充满了迷信色彩。但是这种对“槐爷”的敬拜,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普及,而从一棵树身上反映的地方民俗,又能激发我们多少思考啊。

而今,我们盼望着“槐爷”的后辈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那也是我们地方兴旺的象征啊。感谢“槐爷”。

小城风物

汉代铺首衔环陶壶



【藏品档案】
年代:汉代 规格:通高40厘米
口径:4.5厘米 口沿直径:2厘米
底径:13.5厘米 腹径:28厘米

【背景资料】
陶器是泥与火的结晶,是中国最古老的器物。从河北省原阳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至少已有10000多年的历史。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新的一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
毛琦/文
(藏品图片由周口市文物商店提供)

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师生作品展即将亮相周口

本报讯(记者王朝辉)由中国新闻社河南分社、周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周口市文广新局主办,河南省宣和书画艺术研究院、郑州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笔墨丹青·博古道今——中新社河南分社艺术品鉴定专家团队走进周口暨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师生作品展”,将于1月17日在周口市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共展出作品150余幅,展期五天,展品皆为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师生的精心佳作。

据悉,此次活动不拘泥于传统的画展形式,将画展、藏品鉴定与公益活动相结合,活动主要内容有: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师生作品展、中新社河南分社鉴定专家团队免费鉴定藏品专场、画展行动助学篇优秀青年书画家公益拍卖。其中,画展行动专项拍卖筹得的善款,将作为周口贫困优秀青年艺术家到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进行学习创作的费用。

文化动态



周口市,严格说是现在在川汇区的周口市,都有着浓浓的沙河情结。比如对河水、对小鱼儿、对渔船、对渔民或者船民,甚至对河边的青草和小树林。30年前,我就是这样,喜欢背着相机在沙河边晃荡,总想着会有“眼福”。1980年仲春的一个傍晚,我从沙河北岸、老洋桥西边的铁牛处下到了河岸边,因为我在河堤上就看到了渔筏、鱼鹰和渔民。彪悍的渔民对着我的相机微笑的瞬间,我抓下了这张“渔舟”鸣晚。晚霞从贾鲁河方向铺展开来,在渔民的身后渲染出一片金碧辉煌,鱼鹰惬意地扫视着河面。没有风浪,没有喧嚣,世界如果停留在这个时段,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人间啊!

(冯卫光 文/图)

品读半岛历史 感悟辽南文化

——走进辽南民俗文化周口展

记者 王朝辉

辽南,泛指辽宁省南部辽东半岛及附近地区。其东临渤海,西沿黄海,南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涉及大连、营口、鞍山、辽阳、丹东等多个行政区划。

辽南是“东北四大古民族”之一——东夷族的发祥地之一。《逸周书·王会篇》记载:“青丘,狐九尾。”其中的“青丘”即指辽南地区。夏商周时期即是辽南(青丘)的“夷文化”时期。从辽南境内各处古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遗存上看,夷文化既具有浓厚的神本主义色彩,又具有开放的海洋性特征。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前身,后来融入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次来周展览的展品数量达230余件,共分为话说辽南、乡村风物、商贾传说三个单元。每件展品,都写着历史,刻着岁月,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记录了辽南文明发展的脚步。形如小船的手绘牡丹花篮,锈迹斑斑的船舵和铁锚,一人来高、播种用的点葫芦,民国时期100多公斤重的铁碾米花机,到今天仍在沿用的各式度量衡……辽南地区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饮食器具、宗教民俗等十几个门类的展品精彩纷呈,凝聚着辽南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反映了辽南地区纯朴醇厚的民风民俗。在展览现场,我们



还看到张作霖曾经用过的实物及其在营口居住时期的生活场景。他曾经用过的橱柜、炕桌等,都在复原现场一一展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东北王的个性。一辆民国初期的马拉花轱辘车,也吸引了很多观众的视线。这辆马拉花轱辘车,曾是民国名妓小凤仙的专用车,至今看来,还是名媛范儿十足。从历史人物到寻常百姓,从名人用具到民居用品,窥一斑而见全豹,整个展览全方位展示出辽南地区的历史风情,极具人文色彩和史料价

文化交流

值。更有意义的是,很多观众在参观中发现,辽南民俗竟和周口民俗如此接近,辽南器物很多都那么眼熟。木铎、铁犁、铡刀、磨盘,过去的周口乡下,曾经家家都使用过,也成了民俗文化的展品。甚至连打酒的提子、杆秤的秤砣,都几乎一模一样。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介绍,地下考古发现、地上文物遗存与古代文献记载都已经印证,周口在公元前30世纪到前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东夷族世居之地,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后来东夷族一部分融入当地文化,一部分从陈地渐次东移,其文化也逐渐影响山东、苏北、皖北和辽南半岛,对中华早期文化和民族血脉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辽南民俗文化和周口民俗文化有相似或接近,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很正常的文化融合。

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辽南文化不仅仅属于辽南,她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华文化是汪洋大海,而辽南民俗文化就如同汇入汪洋的一泓清泉。感悟辽南民俗,比较周口文化,是一餐营养丰富的美食盛宴。希望更多的异地文化到周口交流,和周口共享。